

—— 怀长 ——

# 记张颌先生书“归根”

薛国喜

前几天，见微信朋友圈有人晒出山东孔府张怀英所书“杏坛”两字的拓片，便想起张颌先生书写“归根”时的情景。

2005年深秋的一个周末，下着微微细雨，我和往常一样去看望张颌先生。见我来了，先生脸上露出笑容。他轻轻把书合上，半倚在床上：“一场秋雨一场寒啊！看，我把厚马甲都穿上了。雨下得大不大？”

“不算大，淅淅沥沥的。就是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，树上的叶子基本上落光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哦，马上就是冬天了。你先坐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我靠近先生坐了下来。

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小时候在庙底街玩耍，祖母叫我回家吃饭，还喊我‘七五则，七五则……’没等我回答，就醒了。”先生望着窗外，眼神有些飘渺。

“您老是想念故乡了吧。”我试探着问。

先生没有回答，反而问：“你知道‘七五则’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“记得您老说过，‘七五则’是您的乳名。您出生时您祖父正好75岁，所以就叫您‘七五则’。”我答道。

“我们介休把女娃娃叫‘女z é’，男娃娃叫‘小z é’。介休话发音入声最多，这个‘z é’应是‘子’，是把‘子’读成了‘则’，也就写成了‘则’。”先生又说，“为了生计，1937年春，17岁的我离开介休，去了湖北樊城当小伙计。离开介休时，我干妈跟我说‘离开介休，以后永远不要回来啦，介休没有你的亲人！’以后的几年一直流离辗转，最后才在太原落脚，一晃五六十年过去了。今天早晨醒来，总想着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和事情。”

“等明年天暖和，您回介休看看。”我接着先生的话说。

先生摇了摇头：“唉，老了，腿没有劲，哪里也去不成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随后先生一言不发，静默了好一会儿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，我一会儿要写字。”突然，先生提高嗓门说。

“准备写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一会儿再跟你说。你帮我把毡子铺好，选支大些的毛笔，找张三尺整张的宣纸吧。另外，多往砚台里倒些墨，把墨调浓一些，不要太稀了。”

“您要写大字吗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先生点点头，便不再说话，手指在空中比划着。

过了十来分钟，先生从床上起来，缓缓走到书桌前，拿起毛笔看了看：“这支毛笔还是你给我买的，今天就用它来写吧。”

“我写字的时候你要认真看，看我是怎么起笔、行笔、转折、收笔的。这是写字的笔法，也是字体结构的特点。”先生又补充了一句，“看就是学哦。”

我点点头，静静站在先生身旁。先生沉思片刻，看了眼铺在毡子上的宣纸，轻轻摸了一下；然后拿起毛笔在砚台里蘸饱了墨，接着在白瓷盘里把笔上的墨调了又调；再拿起我事先准备好的小块宣纸，把笔尖在宣纸上蹭了一下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果断而自信地把笔落在宣纸上了。

我屏住呼吸，看着先生中锋落在纸上，缓缓行笔。笔尖慢慢行进，那么游刃有余，如匍匐前行中的士兵一样，而笔力如棉里裹铁，圆转之妙，宛若有神。我抬头看了一下先生，只见他神情从容淡定，呼吸均匀。

先生写完一个字，我赶紧把纸往上拉了拉，问：“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写？”

先生摇了摇头，把笔又蘸了蘸墨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又写了起来。

先生写完最后一笔，把毛笔递给我，



说：“扶一下我。”我赶紧扶先生慢慢坐下来。

“写得怎么样？”先生喝了口茶轻轻问我。

“今天写的这两个大字笔酣墨饱、圆润流畅。您老最近很少写字，这段时间也没见您写过大字。”

“铃印的事就交给你了，站着写字太费劲了，我有点累了，要休息一下。”先生便把眼睛合了起来。

我小心翼翼地先生书桌抽屉里拿出印章，擦了又擦，然后把上好的朱磬印泥拿出来，慢慢将印章铃盖在了先生刚写好的作品上。

“国喜，你把书柜里的《金石索》找出来，知道在什么地方吧。”我正要仔细端详这幅作品，先生开口说话了。

“知道的。”我赶紧去北面的客厅兼书房里找到了这套书，打开书匣，把《金石索》给先生递了过去。先生翻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过来看这两个字。”

我顺着先生手指的看去，说：“是‘杏坛’二字，我认识，是党怀英写的篆书，这个碑在山东曲阜孔庙里。”

“我刚才写的‘归根’这两个字，是不是可以和这两个字媲美呢？”先生的脸上没有得意之色，像是对我，又像是在自语。“归根，归根，归故乡之根啊。”

记得有位作家曾这样描写故乡：“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，是我们年老时想回可能回不去的地方……故乡是起点，也是终点，是即使回不去也永远是故乡的那个地方。”故乡总是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和感慨，无论岁月如何消逝，故乡在心中都不会消逝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是心中最温暖的地方。

哦，先生是真的想念故乡了啊。先生生性内敛，不愿向外流露自己的情感，却把优游养性的翰墨余事与自己的儒雅气质结合在了一起，使书法成为表露人格、寄情性情的一种方式。我透过他那温柔敦厚的书法风格，感到儒家思想的温恭谦让、智圆行方的人格心态。

有时，越是复杂的情感，语言越难以表达。无法表达的东西，就交给书法吧。书法借助文字，也借助语言，但书法又超越文字，超越语言。张颌先生把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写进了书法里，留在了天地间。

晚上，秋风习习，我在书房的电脑里找出了先生的这幅作品图片。夜深人静，透过电脑屏幕，我好像又闻到了那淡淡的墨香，想起了先生，也让我仿佛看到了先生的孤独和忧伤。

（书法作品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在我老家的大门外有几棵枣树，长在路旁沟边上，树不大，树龄却不短，每年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总是硕果累累。

特别是屋后有棵碗口粗的老枣树，每年春天，米粒大的枣花开放，香气弥漫在空气里，蜜蜂在花蕊间飞来飞去。这棵树上结的枣儿，个头不大，吃起来很甜。每到秋天，枣儿缀满枝头，压弯了树枝，有的会落下来，妈妈就把落枣捡回，上锅蒸熟，放在小筐里晾晒，待半干时再让我们吃。晾晒后的枣儿，吃起来软硬适中，甜丝丝的。

过了白露，树上的枣儿全红得像缀满枝头的玛瑙，趁星期日，妈妈叫上我和弟弟妹妹，拿上长竿去屋后打枣，我用竿子打，枣儿落在地上，噼里啪啦，滚来滚去，妈妈和弟弟妹妹一捧一捧往篮子里拾，装满一篮又一篮，一棵枣树足足收了一面袋还多。树上剩下的枣儿零星无几，妈妈说，别打那么干净，留些枣给鸟儿吃吧。

收回的枣儿妈妈要分类。熟的软的，在太阳下暴晒几天，然后阴凉处晾干，再挑选一次，大部分质地较好的枣儿，储存在一个竹篮里。破损的枣儿挑出来彻底晒干。这时，妈妈把一些瘦玉米，再加些谷糠，放在一块上锅炒熟，最后和干枣一起上磨，磨成炒面。炒面可以直接用开水拌成疙瘩吃，也可以把小米稀饭里的小米捞出，汤里放进炒面吃，都有一种炒过的香味，甜甜的。

那些完整漂亮的脆枣，妈妈用干布把枣儿小心翼翼擦拭一遍，放在盆里，倒上一小盅白酒，轻轻滚来滚去做成酒枣，用小坛子密封起来，待过年时，拿出酒枣招待亲朋，满屋子都氤氲着淡淡的酒味。妈妈也会把酒枣分给我们姐弟品尝，吃到甜甜的酒枣，感觉过年真好，心里都甜丝丝的。

那时，我在太钢五校上小学，午饭从家带，基本是两个窝头一根老咸菜。只有秋天枣儿熟了后，窝头里面会加几个枣儿。中午吃干粮时，我先把枣儿四周的玉米面窝窝啃掉，最后再慢慢品尝红红的枣儿，那个甜香啊，至今回想起来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

我还会摘上些脆枣，带到学校，送给同学品尝。我家在农村，他们都是工厂子弟，有时非叫我到他们家里吃饭，我甚是感激，无以为报，能分享给同学们甜甜的枣儿，我是多么开心啊！

记忆

## 大路越走越宽阔

京 焕

1988年，17岁的我考上太原师范学校，要去省城上学，激动又欣喜，金秋九月，打点行囊，准备从娄烦乘车到太原。

出发前一天下午，我和母亲到娄烦县国营运输公司买了两张车票，当时每天从娄烦县城发往太原的公共汽车仅有两趟。
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我和母亲就起床，草草吃了饭，母女俩提着行李来到汽车站，登上长途汽车。汽车走出县城半个多小时，就开始爬小骡子山，山路曲曲折折，车窗外黄绿色的庄稼和树木从眼前掠过，一会儿爬坡，一会儿转弯，千转百回，兜兜转转，终于越过了这座小山。

没走多久平路，出了古交，又攀上了更高的一座山——西山，山连着山，高低起伏，从古交到太原几个小时的行程，就是在层层叠叠的山间穿梭，由低处往上爬一段，就要来回转圈。有时，道路一侧是陡峭的山崖，另一侧就是深渊，看着深不见底的沟壑，初次坐车的我心一直悬着。

坐到腰酸腿发麻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车好不容易才荡悠悠到了山顶，人们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一道光，全车的人一激灵，振作精神仰起头向车窗外望去，远远地看见太原城朦朦胧胧的轮廓出现了。终于到了太原湖滨会堂车站，已是午后两点多，饥肠辘辘，路上走了六个多小时。

这初次乘车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也正因为交通不便，所以我在太原

上学的三年，除了寒暑假，平时很少回家。

从太原师范毕业工作7年后，1998年，我又一次考上省城的学校——山西省教育学院。再次乘车时，老式的大客车淘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户经营的客车，有20多座的金龙车，也有当时最流行的速度挺快的十几座小型依维柯，从县城到古交修了一条平坦的大路，再也不用爬县内的那座小山了，道路比以前也宽阔了许多，三四个小时就能到，每天娄烦往返太原的车至少有七八辆，我一个月回家一次，交通的便利一下子拉近了家乡与太原的距离。

如今，娄烦不仅通了火车，就是公共客车也是隔半个多小时就发一趟，修起太古高速公路，西山挖了长隧道，原来爬西山的客车再也不用担心深沟路难行了，开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，熟练的司机，从娄烦到太原一个半小时就到达，大客车走两个小时，一天往返太原再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甚至早晨六点出发，到太原去医院挂号也不耽误，也有在太原上班的，早晨早走一会儿，赶在八点上班也能准时到达。

记得前年冬天，我坐了一趟早六点的大客车去了太原要逛街，到了解放路和柳巷，好多店铺还没开门，我找了一家早餐店吃了早饭才开始溜达。

去太原一趟，从之前花费六个多小时到如今一个半至两个小时，用时大大缩短了，不禁好生感慨，大路越走越宽阔，不管城市还是乡村，发展速度真是太快了。

故乡

甜甜的枣儿

乡 草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